

現代議會失靈下的另類途徑 「萬物議會」之展開與當下挑戰

The Failure of the Modern Parliament and Alternative Route:
"Parliament of Things" and the Current Challenge

文

高俊宏

萬物議會

大埔版



「水國大埔・萬物議會」活動海報。圖片提供／黃玟臻

2020年，跟隨著南藝大團隊人類世院所舉辦的「萬物開議」，從高雄市桃源區原住民文化館出發，越過荖濃溪上面的嘎啦鳳吊橋，順著產業道路上了一趟高雄六龜警備線，在一處有著石砌駁坎與地基的平台紮營生火、徹夜對話。那是第一次筆者關於「萬物議會」的參與經驗。第二次則是2022年在嘉義縣大埔鄉歐都納山野渡假村所舉辦的「水國

大埔・萬物議會」，這次則是結合了水文專家、在地居民以及藝術家等十多位「議員」，以及在場的高師大跨藝所、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等學生團隊，還有網路上的四方聽眾共同參與。這兩次會議以不同於一般「論壇」的方式進行，也開啟了許多有趣的問題。因此，本文從上述的兩次「萬物議會」的經驗出發，結合這幾年來台灣當代藝術場域



六龜警備線「萬物開議」現場。攝影—羅文岑

乃至於整個泛學術場域裡一股以「非人」為主角的潮流，探討其中可能的矛盾與開展，當代創作又該如何學習、思考一個超越有限科技論的「後人類」觀點，成為一個新的「生態」？

兩場異質「議會」的交錯

猶記兩年前六龜警備線的「萬物開議」，選擇在這條興建於日殖中後期，兼具「理蕃」與開採山林功能的警備線上舉辦，場景的選擇本身就具有特別的意義。六龜警備線為高雄到屏東山區重要的歷史路徑，由於路徑的走向是東北—西南向，日方特別以同走向的江戶時代東海道沿途53個宿場，作為六龜警備線上面的駐在所命名，國土的延伸意味很

深。當天晚上，表演者透過營火劇場呈現了合歡越嶺道與太魯閣戰爭的畫面，除此之外，來自各方的數十位藝術工作者聚集在藍白相間的帆布下，各自選擇一個心目中想要代表的非人物種，以簡短的口述方式向他人模擬或者展現該物種的「內心話」。雖然整個過程的表演性相當高，可以視為一個較為「內部」的藝術家之間的展演，但是也為未來的相關活動鋪設了基礎。後續，又舉辦了曾文溪上游福山壩的「萬物議會：壩之存在——流域萬物迴響」，官方、水利專家以及藝術創作者之間開始有了對話。

至於2022年大埔的「水國大埔·萬物議會」則是最近的一次。與六龜山上的經驗不同的是，由於大埔鄉的城鎮中心位於曾文水

庫上游，舉辦當時適逢枯水期的開始，水庫大片的灰色底泥已經露出，震撼的地景直接揭示了台灣水庫的蓄水問題。而在歐都納渡假村裡，十多位參與者分別代表了水庫、小黑蚊、洪水、出海口、嘉義農場等非人物種發言，期間並且產生了精彩的交互詰問與答辯。這場萬物議會雖然沒有簽署任何具有實質政治效應的「文件」，行進間的網路開放問答也出現了對於藝術表演與實質議會形式之間的質疑。

我們無法說這是一場人類自我感覺良好的演出。席間，一來一往之間充滿反思與深刻的對辯，可以預見的是，許多的討論將繼續留存在網域上發酵。然而，萬物議會所延伸出來的議題確實值得深入。首先，先從最棘手的地



洪水議員廖桂賢發表劇本。攝影—林彥翔



十八位參與議會的成員合照。攝影—林彥翔

方切入，也就是一個典型的矛盾：人究竟如何自我宣稱去除人類中心主義？當我們在此刻仍然選擇以人類的語言溝通時，就已經不證自明地宣告其不可能性。然而，「非人」的觀點卻又是近年來學術圈（囊括藝術圈）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從藝術的發展而言，這一方面顯示了過往藝術領域透過政治性符號所隱含的認同焦慮，特別是約莫三十年前台灣文化藝術主體性萌芽的過程中，殘缺的「國族」、不是國家的「國家」、生猛的身體性，諸般處境促使創作者以此為關注對象。而今，幾經政黨輪替，我們

看到了一個相當有意思的發展，所謂台灣主體性再也不全然是政治上的、以人為本的文化現象。主體的問題跨過了政治認同的藩籬，逐漸轉向了一個比較沉默、安靜的自我挖掘，當代藝術出現了歷史、地理與考古的轉向，方法論作為主體，逐漸取代了國族認同下的政治主體。

生態主體觀念的形成

約莫在上述「解主體」的過程中，加上公民社會的崛起，環境議題成為重要的社會共識，我們看到了創作者開始以藝術計畫的

形式，拓展了土地、河流、鄉村、森林、農業的關注，慢慢地形成了一個由人與自然之間共構的生態與藝術觀點。不過，所謂的環境意識究竟是以人為主的環境意識，還是以松鼠為主的環境意識、鬼頭刀的環境意識，乃至於台灣山毛櫸的環境意識……，這之間還是有不小的差別。從人的角度來說，其所追求的環境平衡論，提出生態與經濟之間如何兼顧的各種，最終仍然是為了打造既合宜於人、又不愧於萬物的世界。可是從人以外的物種而言，環境意識大約是有關於生存的意識。因此，對於人類來說，光是單一物種的環境意識就不可能「參透」，更何況是萬物？那麼，我們在談萬物議會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談什麼？我們又如何能夠「代議」萬物？這裡，萬物議會最早倡議者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的說法，或許可以讓我們的問題更往前推進一步：

這已經不是我們是否要幫「萬物」（非人）爭取權利或者為他們發聲的問題，而是我們能否聽到所有非人的聲音，包含那些為自身存在的抗爭所發出的聲響，這就是為何這類具有爭議性的「製圖學」（cartography）對我而言很重要……萬物議會不是為了為樹木爭取權利，不是為了海洋爭取權利，而是讓所有非人與萬物之間已經存在、無數的「溝通渠道」（canals），有一個類似於人類議會的機制可以被看

到、聽到。在此之前，所有的渠道與網絡是被科學家、軍隊、藝術家、一般公民與政治掮客所代言。^[註1]

從上述的演講可以理解，拉圖並不是天真地強調人類可以為萬物爭取權利、替所有的非人代言，而是首先讓既有的溝通渠道（生態網絡）能夠被看見，進而產生更多的理解，思考更多相對應的制度。蘇珊瑞·希瑪爾德（Suzanne Simard）指出，森林裡的樹木透過土壤中的菌類（fungi）傳遞訊息，根部所釋放的二氧化碳也經由菌類的傳遞而達到某種意義上的「相互」…。如今，隨著各種研究的成果，即便仍然有極高比例的物種網絡尚未被釐清，我們至少可以確認萬物之間的網絡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與完整。

然而，即便知道了萬物的網絡，我們又該建立什麼樣的「體系」讓這些網絡不僅僅是被看見，而且被真正的重視？因此，問題並不在於人究竟有沒有資格與能力代言非人（事實上也不可能），而考驗著人類究竟有沒有足夠而更開放的概念。而且，如果我們理解到萬物與人之間的共生、共滅，我們會發現所有人對於萬物的移情與所謂的「代言」，相當程度還是一種「涉己」的實踐，也就是說，那終究是人意識到自身與萬物之間無法割離所衍伸出的行動。真正的問題在於，面對無窮無盡的生態網絡，人如何將其轉化為一種可能的

「意見」而加以考慮。例如，在林務局的森林政策裡，幾乎都是以經濟與觀光、水保作為前提，如果這時有人在林務會議裡面提出「森林會怎麼想」的問題，大概會讓與會者嘲弄一番。確實，關於物種之間如何相互支撐、共生的網絡與聲音，在今日以發展主義為大蠹的世界裡實在顯得渺小與卑微。

｜議會失能下的另類路徑與當下挑戰

文明一向是以征服萬物作為起點，上述的思考幾乎要迫使我們全盤地反省文明的根本邏輯，而「制度」的形成，則更加有賴於點滴之間的改變。例如，台九線蘇花改的生物多樣化評鑑與衡量可以說就是一個相當先進的案例，除了空氣、水質、遊客與崩塌地等因素之外，特別針對該地區指標物種大冠鷲、鳳頭蒼鷹、東方蜂鷹、灰面鵟鷹、赤腹鷹、遊隼等進行影響評估，^[註2]許多其他的環境影響評估也多半會以非人物種作為考量。然而，相關的案例大多僅限於生態敏感區或者自然環境比例較高的區域，對於高密度人類活動的城市區域則很少有這樣的概念，好像城市裡面沒有多樣化生態一樣。因此，觀念的推動與普及，正是制度建立前的漫漫長路，而藝術行動雖然不是萬靈丹，但也無法忽視其潛移默化的效果。

再者，就實際上的民主制度而言，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更多是無

效與失能的議會現場，從這個角度來說，現實的民主議會還真的比較像是一場又一場的「表演」，而且還是不好看的表演。舉例而言，就筆者與原民部落有限的交往經驗來說，不難輕易發現民主（選舉、議會……）制度如何以弊大於利的方式，侵害著部落的傳統價值與人際關係，層層行政管理機制也讓環境與土地的議題更加分化。以石門水庫上游的大漢溪流域而言，一位不具名的部落青壯派即指出，水庫上游的淤泥清理與黑道綁標疑雲、過量的水泥攔砂壩與邊坡整治工程，加上原住民保留地的變相買賣、新興露營區的廣設等問題，在在影響了當地人的居住環境，也不斷衝擊既有的生態。此外，每當一個週期循環，原鄉就會整體性地開始「忙選舉」，由於席次與人口的比例相對較都市來得高，在「人人有機會」的誘因之下，其緊張與撕裂的程度遠高於城市，也造成議會政治賄選與買票的事件屢屢成案。2022年 Laha Mebow（漢名：陳潔瑤）的電影《哈勇家》（Gaga）裡刻劃的選舉與對原民社會的衝擊並非隱喻，而是「遍地開花」的事實。因此，從石門水庫上游的例子來說，我們所看到的是各種現代體制加諸之下的各種失靈，就河川與土地的層面而言，Tayal 意義下的「llyung」（泰雅語「流域、部落攻守同盟」之意）已經逐漸消失，歷經千百年所傳續下來的觀念幾乎被遺忘。

上述只是一個單一的案例，卻

顯示出了各地所存在的問題，這促使我們去思考更多的彌補行動與替代方案。與此同時，也讓我們對於「後人類」的概念有了新的理解。過去，或許我們太簡單的把「後人類」與科技、AI、網絡與機器未來主義連結，將其

簡化為一種有限的技術論。可是，或許另外一條更寬廣的「後人類」之路，就取決於人與萬物之間的距離。對於當代創作而言，「後人類」所意指的不僅僅是科技技術的虛擬與替身，也不是賽伯格（Cyborg）圖譜中的仿

生人、生化人……，在這些炫技一般的形象之外，我們可能需要探詢的是另外一種「技術」，這種技術將我們帶向他者（人或非人），彼此之間形成生態。而「人」在其中需要不斷地學習，進而成為網絡的一個點。

此次活動適逢曾文水庫的枯水期。
攝影——林彥翔



結語

回到六龜警備線的那個夜晚，凌晨兩點左右，議會終於結束，大夥拖著疲憊的身軀與飽滿的心靈準備鑽入帳篷。一旁的篝火即將熄滅，點點星火迴旋上升，交錯著天上的星辰形成一幅動畫。遠方鴟鴞咕鳴、群蟲交響，自然的網絡互古以來活絡不絕。早些時候，藝術家陳伯義指著山下的

荖濃溪，陳述著八八風災以來的河床劇變，以及後續的河川整治工程如何以單一的水利科學標準，忽略了在地的自然與人文紋理，進而形成隱形的「災後重建的破壞」。這一切，遙遙回應了大埔萬物會議中的廖桂賢所提到，人類如何在極端氣候恆常化的今日，學習面對洪水、接納洪水，並以生態多樣性讓河川重生。這些生態呼籲雖然由不同的

人各自提出，在可見的未來裡勢將連成一個網絡。反觀現下的議會體制，選票以「類主體」的方式剝奪了人（公民），我們很難看到有一個議員候選人以「為萬物發聲」作為競選標語，有的話可能也只是被當成是一場鬧劇罷了。萬物的尺度尚未進入人類私營的議會體制，藝術仍是推進的一個重要方法。

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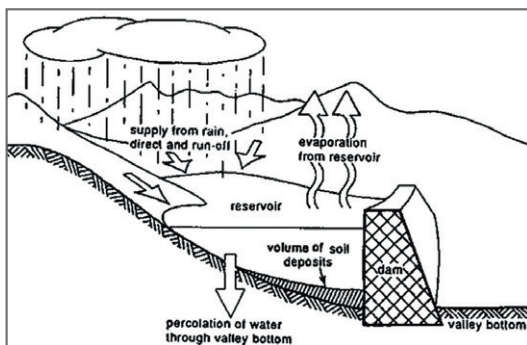
- 1 Bruno Latour, "The Parliament of Things Lecture", Radboud Reflec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F9gbQ7iCs>, 瀏覽日期2022年12月4日。
- 2 劉瑩三、許文昌，〈蘇花海岸生態系環境監測暨承載量評估計畫（三）〉，《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辦理計畫》，103年12月，頁113。

高俊宏

藝術創作者、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我是水庫。[\[圖1\]](#)我在西元前3000年，被印度人在Girnar [\[註1\]](#)建造來維持乾旱氣候的用水。「水庫」(reservoir) 源自法語「réservoir」，是水利專業術語，指壩後面的湖泊，可以是人造，也可以是天然，用於儲存淡水；在中文出現「水庫」一詞是明朝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二十，「水庫者，水池也。曰庫者，固之其下，使無受渫也。霧之其上，使無受損也。」，它的構造比較像是現在有蓋的儲水槽。在台灣最早出現的人造水庫，是1846年由大目降街上的農夫歐陽安在許縣溪上建造的虎頭埤。台灣最大的水庫是曾文水庫，[\[圖2\]](#)滿水面積17.14平方公里，主要為提供嘉南地區灌溉用水，另具發電、防洪和觀光的功能，是個多目標利用的水庫。

我是水庫。我被建設來幫助人們防洪、蓄水、發電、灌溉、給水。我可以在梅雨與颱風的豪雨，溪水暴漲並挾帶大量土石衝向山下時，把洪水擋下來、減緩衝擊力，消除水患。台灣許多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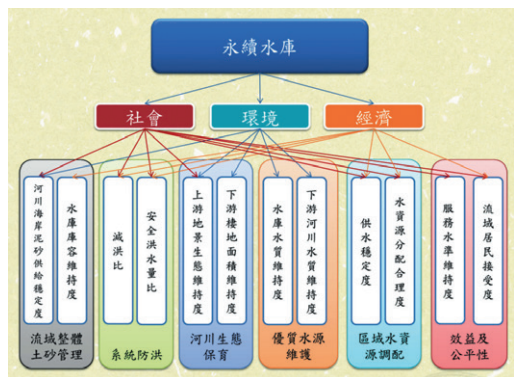
【圖1】水庫示意圖。

方季節降雨都分佈不均勻，會造成乾旱的現象，所以要興建水庫，好留住寶貴的水給人們使用，例如在南部的農田有八成是曾文水庫提供的。我還可以用來發電，把水位的落差在重力作用下流動，推動渦輪機就可以轉換成電能。原本水庫發電是很乾淨的能源，但是大壩儲水造成的水中有機環境會產生強烈的溫室氣體甲烷，而且大壩對原有環境的破壞是永久性的、不可逆轉的，所以有人研議把我排除出潔淨能源的行列。

我是水庫，吃土的水庫。台灣地形陡峭，地質破碎，地震頻繁，近年來全球暖化與極端氣候造成降雨集中，水庫淤積加劇。為了減少水庫淤積，從水庫集水

區上游進行保育，使山坡穩定，減少土砂流入水庫，主要清理水庫土砂方式有三種：一、機械開挖[\[圖3\]](#)，二、抽泥船水力抽泥，三、興建排砂隧道。但是獵人安孝明(Mo' e Yasiyungu)說溪流原本就是送水跟土砂到山下，所以我把水攔住也把土砂擋住，有一天我會被土填滿，然後就死掉了。

我是永續的水庫。水庫是台灣水資源最主要的來源，台灣水資源永續利用的主要對象，因受極端氣候與人為因素的影響，水庫的功能受到很大的挑戰，所以管理我的政府單位就開始研究水庫的永續性。國際水壩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Large Dams，簡稱ICOLD)主張



【圖4】永續水庫指標評估層級架構示意圖。



上 | 【圖2】曾文水庫枯水與滿水（2021年5月28日與2021年8月16日）。

下 | 【圖3】2021年國防部協助曾文水庫清淤。

水資源永續發展之目的，應關注於水庫、水壩的環境、社會及安全，且不影響未來世代環境資源，追求水資源需求與環境保護的平衡點。追求水庫永續發展，ICOLD提出三個主要的發展標準：一、技術、經濟與財政可行性，二、永續發展與環境相容性，三、社會與政治接受度。參考行政院永續會「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與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研訂永續水庫的六大主要考量方向，有流域整體土砂管理、系統防洪、河川生態保育、區域水資源調配、優質水源維護與效益及公平性。^{【圖4】}

我是水庫，我因人而生，因人而死，因人而永恆。

註釋

- 1 印度古吉拉特（Gujarat）邦居那加德（Junagadh）的一座古老山丘。

陳伯義

攝影斜槓水利工程的胖子，1972年生於台灣嘉義，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研究所博士。2023年臺南國際攝影節策展人，作品曾被國立臺灣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日本清里攝影美術館及歐洲攝影之家典藏，作品曾獲台新藝術獎與金鼎獎



【圖1】右上方的達邦與左側的特富野都是曾文溪畔的河階。

我的名字叫河階，由於早期的課本，多以桃園大溪河階為範例，很多朋友以為只有大溪有河階。其實我們河階遍佈於台灣，如曾文溪上游的特富野與達邦兩大社，就建在溪畔的河階上。^{〔圖1〕}

最近我住在伊斯基安那溪的河階夥伴，提到一位叫安孝明的鄒人，帶著一群訪客來到他的身邊解說：「這片長滿草的河邊平坦高地，其實是八八風災沖下來的土石流形成的，而這邊亂石堆積的土地則是我們早期的水稻田地。^{〔圖2〕}我們鄒族的祖先告訴我們，溪邊看似繁華的一切，轉眼可能成空啊！」

這真是個深得到祖先智慧傳承的人物啊！鄒族的聚落不會建在溪畔低處河階，而會往上尋找如達邦那樣的高處河階居住。達邦的河階夥伴雖位在高處，其實也是一次大量土石堆積事件的殘餘，達邦河階夥伴早已忘了年齡，聽說你們人類從其河階懸崖中挖出定年物，說他大約是2500-3000歲。^{〔註1〕}

所有河階都是堆積與侵蝕交互

作用的結果，在台灣山區大量降水與劇烈侵蝕的環境中，只有較大的或較年輕的堆積事件才可能保留下來。前述八八風災帶來的土石堆積，於曾文溪可達十餘公尺，在高屏溪可達30公尺，這不算大呢？其實高屏溪與曾文溪超過此數值的河階比比皆是，上述達邦河階崖的礫石厚度可達50公尺，茶山河階崖的礫石厚度更達100公尺。如以較長遠的眼光看來，八八風災其實只能算小咖，其造成的河階，極可能在下一次大風暴中被新土石掩埋而消失，當然新的河階也隨之誕生。

我們河階族群其實存活不易，一方面可能被更高大的土石流淹沒，另方面則可能被劇烈侵蝕的

台灣溪流吞噬。隨著科技進步，現在也可能被人類消失掉！如我所住的地方——大埔盆地。大埔盆地的開發甚早，早在雍正八年（1730）就有漳州人賴真宗請墾這片沃野，墾區的名稱叫「後大埔庄」；到了昭和十年（1935）大埔地區的耕地已有水田306.84甲，旱田102.56甲。^{〔註2〕}這三百多公頃的水田，多分布在緊傍曾文溪的下段河階；這裡就是我的家。

民國六〇年代，曾文水庫開始蓄水，我們下段河階盡成澤國，原本盆地底部的聚落全淹沒了，^{〔註3〕}居民只好搬到上段河階或遠離故鄉。而我只能沉到庫底，只在最乾旱的時候才得見天日；如去年五月我就整個露出水面，竟還



【圖2】右上方長滿草的河階，是八八風災土石流所形成，而近處亂石堆積處則是早期的水稻田。

有人走下庫底來與我合照。【圖3】

下次聽到「河階」，希望您不只想到大溪的夥伴，還要想起沉在庫底的我。我們河階是人們居住、耕種的好所在，也是了解河流與斷層的重要線索，大家多多交流。



【圖3】1956年的大埔地形圖，如今230公尺等高線以下土地盡成澤國。

註釋

- 1 吳俊毅，《台灣西南部山區河流地形的變遷與史前人群的遷徙》，國立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2014，頁28。
- 2 陳美鈴，《臺灣地名辭書卷八：嘉義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頁639。
- 3 有些聚落此地形圖上沒表現出來，被淹沒者計有：下埔、紅花園、大石公、竹坑、牛舌埔、頂下埔等。

楊宏裕

台南市鹽分地帶人，因從小隨開砂石車的老爸往來於山河之間，及長遂以師大地理系為志願。如今雖已從高中教職退休，還是喜歡載著老婆優游於山河之間，希望持續踏查書寫，以作為普羅大眾的鄉土補充資料。著有《大臺南的地形》、《溪說台南—曾文溪的地景與人文》、《灣裡溪探蹤—曾文溪下游走讀筆記》等

洪水

Flood

文

廖桂賢

萬物議會

大埔版

我是洪水，同時也代表河川氾濫或淹水的現象，任何地方只要有降雨機率，即便是沙漠，都有可能淹水，所以我的出現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今天在這邊，我是想要來控訴。台灣人總是把我比喻成猛獸，把我簡化成只是災難，只看到我的破壞力，而且用各種手段把我盡可能地排除，將我的名聲弄得非常臭，好像我完全一文不值。我必須說，這絕對是對我的刻板印象。我今天來參加萬物議會，希望我的名聲能夠獲得平反。

我是洪水，我真的有非常多的好處，但是你們都看不到。我除了是水資源，也帶來養分。大家都知道，埃及古文明的發展仰賴於尼羅河的滋養，那是因為我的沖積物富含養分，我的發生讓土地獲得了養分，是最自然的肥料。我氾濫的時候，還會帶來非常多額外的漁獲，此外，我還可以幫農田除去害蟲。

我除了可以為人類帶來好處，我對河川生態系統的健康也很重要。河川廊道原生動植物是跟隨著我的律動、隨著我出現的週期而演化的；我帶來的溢淹、侵蝕、堆積等作用，都是維持河川健康所需要的自然營力。此外，河階的生死，也都跟我有關，河階是我創造出來的。我的發生，

是維持河川生態多樣性與河川棲地健康非常重要的機制，因為我，入侵的外來種難以存活，原生種因為隨著我的韻律演化，所以他們不會怕我，在我發生時自然會找地方躲藏；但外來種由於不習慣我的律動及發生週期，我出現的時候他們會不知道怎麼辦，所以沒辦法生存下去。

可惜的是，現代社會完全忽略我的好處，而且還侵占我的空間——洪水平原就是我的生存空間。明明侵占了我的生存空間，還要控訴我搞破壞，一天到晚威脅要用工程來治我。人類因為怕我、不喜歡我，所以不斷地整治河川，將河川加上水泥護岸或堤防，把我從一個地方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坦白說，這在我看來是非常不智的。其實，人類有非常多的方式是可以跟我共存的，可是人類卻不要！你們因為怕我而整治河川，毀滅生態不說，對你們自己帶來許多壞處，整個河川的社會功能都消失了，不但失去了休閒娛樂的親水空間，讓河川樣貌變得極為醜陋，甚至讓我的破壞力更為強大。

人類用工程把我移來移去，但是我永遠都不會消失。在河川右岸建堤防，我就移到左岸；把上游河段水泥化提高排水效率，我就更快衝到下游；即便在上游建

水庫把我擋在上游，降雨太極端、水庫裝不下時，我還是會被釋放到下游。無論如何，我一定有地方去，人類從來沒有辦法把我消滅掉，我會自己找路，去到你們沒有辦法阻擋我的地方。最後我會去哪裡呢？城市不讓我去，我就去鄉村、農田裡，去那些人類認為「經濟價值、社會文化重要性低」的地方，去人類最弱勢的地方。

我必須坦白說，人類怎麼把我移來移去，對我來說都沒有差，但我真的不希望人類持續跟我對抗。我當然願意跟人類和平共存，但你們必須公正地看待我，必須要理解我那麼多的好處。我不希望你們認為我只是禍害，請好好利用我、好好跟我和平共存，這樣對你們也有好處，這件事情需要人們做觀念上的改變。

廖桂賢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教授，長期研究發展「承洪韌性」(flood resilience) 理論與規劃設計策略；其它研究興趣包含河川生態系服務、都市藍綠基盤、水患治理自然解方等；開設之課程包都設計、韌性理論等。除了研究教學，亦投入環境運動，目前擔任「台灣河溪網協會」理事長，與一群熱血夥伴共同關心台灣河川溪流之生態保育與復育，並積極倡議「自然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s)。除了學術寫作，亦投入大眾寫作，文章散見各線上與平面媒體，著有《好城市：綠設計，慢哲學，啟動未來城市整建計畫》

淤泥

Reservoir Silt

文

陳瑋軒

萬物議會

大埔版

我現在是曾文水庫淤泥，我們對於自己可以聚合成不同的名字十分習慣，但淤泥這類介於「人為聚合」與「自然聚合」間模糊的名字，使我認同錯亂，這幾千年在我們的社會中也開始諸多討論，甚至開始有許多以「人為改造聚合土」大舉控制「自然生成聚合土」的科幻影視、文學作品產生。

在成為淤泥的一億年前，我在汪洋中遊蕩，當時我依偎在菊貝化石旁，相約同遊台灣水上樂園，我們乘上古太平洋板塊升降梯，畢竟這看起來比搭乘快速但得經歷熔融的呂宋火山航空涼爽些。離開海面上升至海拔308公尺時，菊貝化石因菊貝記憶開始懼高，我們分別於菜寮溪月世界戲水區。重新發車的板塊開始加速

上升，板塊上坐著許多與化石離別的土，孤單的我們緊緊相擁，到達滑水道上游時，我們已聚合成黝黑的頁岩，靜靜地裂成小滑水石片，排成隊伍等待下滑。等待並不久，數十年曾文滑水道的堰塞湖就能出發一次，回到大洋也不過數百年，過程刺激，斷軌垂直落下、360度旋轉池、極速連續多彎道、保證我們能玩到魂飛魄散再抱團取暖，到出口時有一個全新的自己。

等待的數千年間，一直聽見出發的土們歡愉的尖叫声，輪到我們出發，沒滑多遠道上卻橫擋著一片石灰合鐵。我有些石灰與鐵礦朋友，與它們不太一樣，它們純粹的不像我們，正想開口打招呼，但速度太快我來不及閃躲便撞碎了它們，還好它們有些碎

體同我們一起向下，能好好打聽狀況。可惜他們聽不懂我們的語言，嘴裡叨叨的反覆念著「攔砂壩～攔砂」，眼神直勾勾的盯著我們，這眼光開始環繞，這才驚覺滑水道兩旁不時會站著與剛剛擦撞到的傢伙長得差不多的複製物種，嘴裡吐出低沉的「擋土～擋土」，看著一起出發的夥伴被他們抓住搗碎下沉，這才意識過來這是一場人造聚合物的抓捕。逃脫了數次攔截，流速趨緩，想必是到了，我們完全放鬆成顆粒狀下沉，海洋出身的我知道這裡不像海洋，但我開始不在乎了，漸漸開始聽不見萬物的聲音，只見人類面目猙獰的對著我怒吼，慢慢聽懂了並對嘴學語著，反覆喃喃道「淤泥～淤泥」。



陳瑋軒

一個赤腳、光頭的土人，曾是社區營造工作者、電影的美術製作，目前正在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所進修，以高度勞動的方式製陶，將土地萬物、從前務農的快樂與哀愁、做工的志氣、對社會時事和土地正義等的看法與省思，轉換成富野性與諷刺意味的陶作

曾文溪口溼地

Zeng-wen Estuary Wetland

文

王聖閔

萬物議會

大埔版

我是曾文溪口濕地，是這片發源於阿里山山脈、壯闊絢麗的河川流域進入臺灣海峽的最後一道關口。

我連結著臺南西部濱海平原，為此地豐富的蝦蟹魚貝、禽鳥走獸撐開一片偌大的奇異樂園。沙洲、海堤、潮間帶、紅樹林，是我給予的景觀；平坦的海岸陸棚、寧靜的水域環境，則是我給予的恩賜。我讓許多水下生物的幼子得以在此茁壯，暫時不受大型獵食者的侵擾。水域上游挾帶的大量泥沙與有機營養物質，全數沉積在我的身上。我特地豢養了豐富的浮游生物與底棲生物，更為此招來難得一見的候鳥駐足、棲息。

在和煦的日照、舒適的季風加持下，我即是一座自然的寶庫。即使你們人類在這流域內，頻繁地建造了烏山頭水庫、曾文水庫、鏡面水庫及南化水庫，間接地改變了我的身體造形，但我沒有任何怪罪；即使你們因為知道我珍藏了一級保育物種：黑面琵鷺與遊隼，引來了大量的賞鳥

人潮、廢棄物及吵雜噪音，我也都容忍了。你們沿著我身軀的周遭，開闢出一個又一個漁塭與蚵架，藉此餵飽自己的後代子嗣、成家立業，我都看在眼裡。我知道，這些都是出於你們對這片流域之豐饒景致的傾慕，以及對那富足資源的深深依賴。

但請不要忘記了，我首先是那些陸域生態系、海洋生態系的住民們的庇護所：我看顧了海茄苳、紅海欖、馬鞍藤、蘆葦、大花咸豐草、大黍及仙人掌，使它們能夠恣意生長；我接待了唐白鷺、魚鷹、紅隼、小燕鷗、蒼燕鷗、紅尾伯勞及綬帶鳥，使牠們能夠安心逗留；我照料了黑眶蟾蜍、虎皮蛙、澤蛙、小雨蛙、彈塗魚、鈍齒短漿蟹、遠海梭子蟹，使牠們能夠自在悠游。這些才是我真正的子民。

人類啊，切勿忘記這該持守到底的先後順序。面對我的生生不息，切勿妄自代言，即使我勉為其難答應以此篇聲明傳達我的意志，你們也都應當謹記著：現在的我，雖然以曾文溪口濕地的樣

貌現身在你們面前，但不要試圖簡化我，輕易以你們人類的親屬關係指稱我（我不是任何人的母親、lagi或者Vuvu）；不要試圖再現我，任性地以你們人類的神祇想像框套我（我不是任何人的膜拜對象）；最重要的是，不要試圖浪漫化我，書寫文字的扁平與乾枯，遠遠不足以表達我的飽滿、深邃和多變。

請放棄自以為是建造者、治理者的蠻橫無知吧！重新以身為一位後到者、共生者的謙遜姿態，走入我的領地。在那之後，或許我的豐富、我的廣袤、我的無盡生機，也能夠悄悄「活入」你的生命裡。

王聖閔

藝評人，現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當代錄像、行為表演及身體性創作；關注當代加速度政治下的生命政治課題，聚焦於科層機器對身體行動和耗費模式之影響，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持續反思在地藝術理論的生產與擴延。文章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藝術家》、《現代美術》，以及台新藝術獎「ARTalks」網站

爬岩鰍

River Loach

文

孫建平

萬物議會

大埔版

我是一個爬岩鰍，別看我個子扁扁小小的，我在溪流中可是喜歡待在流速最快的地方，找尋我想要吃的東西。今天我要代表溪流中不同種類的一群夥伴來發聲，是的，只剩下少少一群了，我們本來有許許多多不同種類的夥伴，在溪流的各個地方上下游移動，並找尋合適的地方棲息。可是當一個巨大的曾文水庫蓋了之後，我就再也看不到很多的夥伴了，我已經不敢再往下游靠去，因為本來各個河段都有我喜歡的急流湍瀨區域，可是曾文水庫的水深可能有時候會超過四、

五十公尺，且大壩阻礙了我往下游移動，更重要的是水庫裡面還有好多夥伴都非常害怕的外來物種——大魚虎，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待在比較上游的一些區域，只是沒下雨的時候，可以躲藏的地方越來越少；下大雨之後，整個溪水又混濁到好多好多天才會清澈。而且聽說曾文水庫的下游河道水也變得比以前少，石頭上也有一些淤泥的堆積，且水質也沒以前好，越來越不適合我們的生存。最後，拜託不要再移走我身旁的大石頭了，那可是我現在最重要的居住場所，拜託大家了。



孫建平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
兼系主任及所長

小黑蚊（台灣鈹蠓）

Forcipomyia Taiwana

萬物議會

大埔版

文

林純用

來無影、去無踪、為後代、嗜人血，嘴咬利刃行萬里、橫走天下無敵手。

江湖在走、名號要有！人稱「黑微仔、黑金剛、小金剛」，攏總是我，台灣鈹蠓是也！

這二、三十年來，全台灣，尤其在有名的風景區攏會有我的影跡。先講回來大埔，大埔這地方最有名就是曾文水庫，靠山近水，有麻竹、樹林，有樹蔭、有青苔，真正是我們黑微仔生活的好所在。

觀光客一車一車來，一雙一雙的大腿呼我們食飽還可以打包兼外帶，遊覽車一台一台去，免錢

載我們遊覽全台灣，子子孫孫炭介滿四界。

所以在此感謝台灣觀光產業的發展，呼我們在蟑螂、蚊子、蒼蠅之後，變做台灣人最怕最恨的蟲隻，也許是因為其他的動物我攏無興趣，我只愛吃人血，所以講，人類的痛苦就是我的快樂啦！哇哈哈哈哈！

話說到這，真濟台灣人攏愛把我叫做小黑蚊，本座在此聲明！我和蚊子沒有任何親屬關係，雖然攏同款嘛愛吸人血。但不是吸人血就一定蚊子！就好像恁台灣人呼郎叫做中國人同款A不高興嘛，這真正是真大的誤會。

講著我們的生活其實是非常有規律，日頭出來，我才會出來活動，有人從我身軀邊走過，聞到人味，我才會飛去伊的腳腿吸幾口，當做生囡仔的營養補給。日頭若下山，我著休息到明朝才起床。恁可能會問我的老公到那去了？歹勢！昨暝他工課做完著隨做仙去囉。

最後，配林強的向前走，好像可以代表我們小黑蚊現此時的心情。

喔 啥咪攏不驚

喔 向前走

喔 啥咪攏不驚

喔 向前走

林純用

1967年生於高雄，現為魚刺客成員。專長：繪畫、木刻版畫、裝置藝術、藝術管理。林純用以思考台灣生態環境的角度進行創作，透過駐村與蹲點的方式，與當地居民交流以理解各地風土，立足台灣放眼地球環境，進而將創作延伸到生態永續發展的議題

山麻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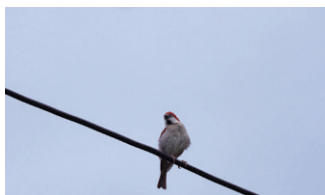
Russet Sparrow

文

蔡音璟

萬物議會

大埔版



我們的家族原本習慣住在更高的地方，而屏東的霧台便是一個我們很重要的棲地，我們很習慣生活在人類聚落附近，這裡的食物比較好取得。對於人類來說，我們太小不易觀察，與環境融合的保護色，讓我們被排除在審美的價值之外，所以以前你們不太在乎我們，對我們的了解非常有限。隨著人類現代化，林地作物的改變，農藥的使用……，我們的數量逐漸減少，而莫拉克風災後，原本我們居住的霧台，居民離開了，原本耕地也荒廢了，我們在那裡失去了很重要的食物來源，逼不得已只好離開那裡尋覓新的生活地。

我們往北飛，來到那瑪夏鄉的表湖，那裡充滿了茶園與檳榔園，我們白天會出去覓食，到了傍晚時我們會集體飛回檳榔園，一起在檳榔的葉鞘裡睡覺。我們表湖度過很快樂的冬天，轉眼間冬去春來，男性們紛紛換上紅色的羽毛。我們準備繁衍下一代，但表湖並不適合我們繁殖，我們的小孩剛出生的時候，因為

腸胃正在發育，沒辦法消化植物的種子，這裡的昆蟲不夠多，所以我們只能去尋找適合繁殖的地方。我們往西飛，飛到海拔比較低的地方，來到大埔這邊，在曾文水庫湖畔有大片的雜草，這片雜草有許多昆蟲與介殼蟲，而湖畔不遠處有大片的樹林，非常適合我們繁殖，於是我們就把這邊當成我們的繁殖基地，我們一起飛過來然後各自成對的脫離群體，在這裡尋找適合築巢的地方。

無奈大多數時候我們的選擇並沒有很多，為了寶寶的安全起見，我們喜歡在洞裡築巢，但我們能力不夠，只能用別人不要的洞，後來我們發現電線桿也非常適合我們築巢。而人類從我們離開霧台來到曾文水庫後，開始調查我們，當時是我們族群最脆弱的時候，我們一度剩下不到一千個同胞，而這裡因為主要的土地都是南水局的，不能隨便開發，所以我們能在這裡稍作喘息。人們也在這裡為我們做了很多努力，一開始他們把電線桿的洞挖大，讓我們方便鑽進去築巢，也

種了一些禾本科的植物增加我們食物的來源，後來他們開始做一些人工巢讓我們使用。

因為這些努力，我們的族群得以復甦，目前我們的數量已經接近兩千隻了，而隨著夏天逐漸結束，我們帶著今年剛成長茁壯的小孩慢慢集結，在冬天來臨時我們一起回去表湖，等待春暖花開的時候再回到這裡，這裡是我們復甦的希望！

蔡音璟

1986年出生於嘉義，現工作生活於台南，從小就喜歡動物，近年創作主要處理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認為現今的世界人類發展出極其複雜的生存模式與動物的關係也變得極其複雜，在這樣的結構底下該如何去思考或者產生與動物之間例外的關係似乎有其必要性

必須在一個天氣極好的日子裡
能見度很高
在一定的海拔高度上
可以一路望向陸地與海的邊界
那時候你就得以瞄見我一面
我依偎著山的背脊
馴服地

有時我無法控制自己
無助的我被什麼強大的力量帶著
只能用血肉去衝撞
一路煞不住地
帶著眼淚不知為何
又回到母親的懷抱
嘩地
我老忘了自己是誰

先是聽見鼓聲
吵雜的聲音在後
後來才在一片霧濛濛地白牆中
看見一個黑點
那黑點隨著聲音漸漸變大
不知為何它衝著你來
恐懼慢慢地擴散
我壓抑著
緊繃著神經

那是一條百足列陣
像是一隻巨型蜈蚣
都是人扮演的
轎子上坐著是一個個幼小的孩童
他們穿著不合時宜的古裝
無知的表情

掛著古代歷史人物的臉譜
純真的他們
不知道自己為何被人抬著

就像我的名字跟故事
也都是別人給我的
你可以說我是一條蛇
又或是一條鰻魚
全看我長得像什麼
當這個世界漸漸形成之際
我的身體堵住了溪流
大水淹沒了大地
一隻巨大的螃蟹
終於找到堵在河中的我
大手將我的身體夾成兩半
大水才漸漸退去
或者

我又橫著身體堵住了溪流
水從溪流連成一片
沒有盡頭的大海
又有一隻螃蟹自告奮勇
它用女人的腿毛做為條件
惡狠狠地夾了我的肚臍
疼痛讓我忍不住翻了下身體
洪水就從縫隙中流走了
又或者
我橫臥在溪流之中
水漲了起來
幾乎淹沒了最高的山頭
山上沒有火
無法煮食
山羊他自告奮勇
游水過去對面的山頭

用他的羊角取火
從此世界就有了火
勇敢的豬也自告奮勇
他來殺我
但條件是他的孩子都有食物吃
豬潛水進去咬斷了我的肚子
湍急的河水將我們都沖走了
名字與故事還可以一直持續下去

劉玗

1985年出生，目前居住及創作於臺東。劉玗的創作生涯從2014年開始逐漸發展出一系列紀錄式田野的工作模式。從人類的視點、空間屬性的變化與物在體系中流動的身分，做為勾勒人類演進的過程，對照出當下社會或歷史結構中的時間切面，將我們日常熟悉嚴謹的體制、科學方法做一種模糊分界的重組工作。作品參考了多種影像語彙的原形，從文字出版、紀實影像仿電影、類紀錄片的形式，由大量現地的田調與文獻資料的搜集，也促使她重新編排了這些語言的可能，從空間、歷史、影像、敘事各種零碎的片段，做一相互緊密連結、補敘的整合工程

不管是遊客，或者是來參加我們今天萬物議會的朋友，自己開車的、騎摩托車或者是搭遊覽車上來，大家都有一個非常寬敞的道路可以使用，但是民國四十年以前，這裡其實是沒有道路的，所以如果你是民國四十年以前要來這裡的話，你只能夠用走的。以前最早是鄒族人在這邊生活，可是從清朝開始有漢人進來的時候，其實大家都是用走的，甚至連日本人來的時候，在這邊他們也都是用走的。這邊只有一個戰備道路，後來是日本人在現在所謂嘉義農場的地方養馬，所以當然是有馬可以走的地方，可是基本上，過去在這邊生活的人完全都是用走的，他們所需要的物資可能都是從台南、楠西那邊走上來，然後帶上來的。

所以你看，今天我們可以開著車上來，這是一個多麼大的、由人所創造的成果啊，那麼，為什麼會開路呢？我就講一下跟這個水庫有關的非常精彩的故事。首先，我想大家知道在附近有烏山頭水庫，籌劃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Yoichi Hatta, 1886-1942），在1939年的時候，他就認為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其實應該要蓋水庫的，因為嘉南地區有很棒的平原，是為了農業的發展，而且我們在南部，冬天其實是沒有水的，只有夏天靠颱風帶來雨水，但是水到底要怎麼儲存起來？那時候他就先想到要蓋水庫。

可是後來因為戰爭的發展，日本人在這邊的時候是沒有蓋起來的。當日本人回去了以後，二次大戰後國民黨政府來台，就從中國大陸帶著大批的軍隊過來，其中當然有很多不乖的人，這些人就被送到後來所謂的嘉義農場。他們為什麼會被送到這邊呢？其實那時候也是為了促進嘉南平原的農業，我

們需要有人來開路。所以，從中國大陸撤退來台灣的，這些後來被稱為老榮民的人，其實就是我們的開路先鋒。如果我們今天有寬敞的馬路可以走，其實都是因為他們在這邊的原因，他們幫我們開路，後來才有辦法蓋水庫，有了水庫我們嘉南平原才能夠灌溉。所以，我們嘉南平原的農業為什麼這麼發達？其實就是拜水庫之賜，人類設計了水庫，然後開發了道路，讓大家可以生活。



大埔鄉公所提供的老照片。



大埔釣權。

可是當我們要蓋水庫的時候，其實也有另外一群人受害，因為現在水庫的所在處原本是農田，本來在那邊生活的人就被迫必須要搬遷，現在在大埔這地方生活的非常多人，當初就是因為要蓋水庫的關係被迫搬遷上來的。剛

開始上來的時候，本來政府跟他們說沒關係，你們上來我們會給你補償，可以在這邊種植，還可以生活得很好。可是沒想到過了一些時候，因為整個台灣或南部的工業發展對水庫水質的要求越來越多，後來很多農業或生活的

產業模式都不被允許，造成了在大埔這邊生活的人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他們不能種植，也不能畜牧，什麼都不行，後來只好靠種竹筍來維生。所以，也因為有了水庫，我們當然就要再思考在水庫上面的人要怎麼生活。



嘉義農場老照片。

現在我們可以搭著遊覽車上來，主要是因為水庫使得整個地景、地貌改變，很多人很喜歡來這邊釣魚划船，促進了這個地方的觀光發展。我們會看到，後來這邊開始有了在水庫裡的遊船服務，大家來這邊還可以吃魚虎，

不只可以三吃，甚至還可以五吃六吃。所以，如果今天在水庫下游生活的那些農民們有非常好的生活，其實也要感謝在水庫上方的人的犧牲，而水庫上方這些人現在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在服務週休二日需要休閒、沒有地方

去的人們來這邊遊玩，我們不只促進了水庫下方的農業發展，也促進了休閒和娛樂生活的發展，這些其實都是因為人創造了，才有這樣一個美好的結果。

吳瑪俐

1957年出生於臺北，1985年獲德國杜塞道夫國立藝術學院雕塑系大師生文憑後返臺。1980年代至今，吳瑪俐一直是臺灣當代藝術的先行者。她的創作帶知識分子的公共覺識，卻在不同的創作階段以不同的形式加以實踐。目前任教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嘉義農場

Chiayi Farm

口 述

陳癸全

整理 ——— 編輯台

萬物議會

大埔版

講到大埔不能忘掉嘉義農場，講到曾文水庫也不能忘掉嘉義農場。早期在日據時代，這裡還不是嘉義農場，而是馬場，日本人在這邊養馬。那時候還沒有蓋水庫，還沒有河階被沖壞，當初整個曾文溪的水流很大，他們是從下游坐竹筏上來的，可以一直坐到紅花園。後來的嘉義農場，原先也是在底下淤積的地方開墾，安置我們所謂的榮民。大埔這邊的很多物資，在當時都是用竹筏帶進來的，但自從水庫大壩蓋

起來以後就完全中斷了，物資運不上來，大家都是靠兩條腿在走路，所以水庫對於大埔，是福是禍還不知道。嘉義農場其實是最大的受害者，以前在水庫底下豐衣足食，但是水庫蓋了之後就被淹掉了，怎麼辦？只有往上走了。

從日本時代的馬場接收過來的嘉義農場，早期稱作大同農場，之後才改成現在的名字。農場最初設置的目的是安置退伍的老榮民，以前有33組，一個組二十幾人，人口應該有八百多個，再加

一些職員，就有一千多個退伍的榮民在這邊。當初很多我知道的榮民伯伯，有的是不太識字、教育水準比較差一點的，或者是當初不太乖、思想不夠純正，碰到共匪投降、碰到國軍也投降，民國三十八年過來要清軍，這些被認為不是很忠貞的，就會被要求退伍了。我嘉義農場都是接收這些榮民，因為是山區，你來了就出不去，從嘉義農場出去，到漂水、嘉義要一天，走到楠西也要一天。在農場裡的生活還算是好的，嘉義農場還算靠市區一點，有的被分發到清境農場還更遠，那邊更山區。

其實嘉義農場很可憐，張開眼睛一天有一千多個人要吃喝拉撒，早期雖有美援送大米來，但還是不能糊口吃飽啊，所以得要去勞動幹活。在農場就是農墾，早期最快就是種木薯、種做麻繩的瓊麻。農場為了讓這些人活下去，必須想盡辦法自給自足，開發農場、養豬，什麼事情都做。有很多老榮民在現在被污名化，但這些人其實很可憐，他們在農



大埔鄉民代表陳癸全帶領大埔版萬物議會的參與者踏查嘉義農場。
攝影—林彥翔



左、右 | 陳代表工寮內的老榮民物件。攝影—林彥翔

場裡面是個大家庭，要活下去就要配合這個大家庭的生活，想走也走不掉，因為外面也不容許你出去，所以就一直停留在嘉義農場這個地方。農場生活並不是大家想像的好山好水，嘉義農場、福壽山農場，不管是住在哪一個農場，榮民真的是過著苦日子。老榮民在這邊很多都沒有家庭，過的是集體生活，就跟共產黨或跟在部隊當兵一樣，關在一起、共吃共喝，什麼都得共用。那時是下放墾荒，沒有怪手、也沒有機械，純粹是胼手胝足、用人工的方式把農場經營出目前這個樣子。當初榮民為了嘉義農場這個地方努力，也是努力想生存下去，因為他們的吃喝拉撒睡全部依靠這裡。

農場在整個大埔是個很大的地方，在大埔生活圈，這些榮民也是自成一個生活體系，因為有外

省族群和本地族群兩個不同的族群在這裡，他們這些外來的都被叫做老芋仔。嘉義農場設籍在西興村，以前在大埔問很多人西興村在哪，他們都不知道，但講嘉義農場就知道在哪邊。

我認為嘉義農場是個很好的地方，但是現在的階段性任務已經結束，目前的嘉義農場只剩下名詞，已經沒有那種生活機能了，也已經沒有老兵在這邊。老兵不死，但全部都已凋零掉，我們最後一位老兵一百多歲，送到榮民之家去了，前幾個月還跟他們一起生活，但年紀到了，也沒辦法。這裡最初有35個組，後來留下了33個組，人數一直慢慢減少，最後裁撤成十個莊，可是現在也全都凋零、沒有了，這十個莊都已經垮掉，但是地基永遠在。

很多榮民伯伯，都是民國三十八年過來後就定居在這邊，

雖然不像南橫那邊要去開路、更加辛苦，留在嘉義農場這邊純粹屬於農墾，但作為讓榮民們生存下來的一個點，嘉義農場孕育了很多故事，一張老照片就是一個故事，裡面有許多包括他們怎麼過來台灣的辛酸血淚史。大家當初是為了要生存下去，也因為政府的屯兵政策，要準備第二次反攻，後來還好沒有戰爭，他們就老死在山林了。我們嘉義農場分成十個莊，但其實可以看到還存在著的另外一莊——第11莊，那是好多老榮民永遠埋在那邊的第11莊，跑不掉的第11莊。

嘉義農場已經慢慢沒有實質作用了，但我們也很希望能再活化嘉義農場，把以往的光榮重新發揚出來。雖然已經沒有榮民可以再進來，但是我不希望嘉義農場四個字再消失或是被併掉，不希望它完全沒有了。

陳癸全

嘉義縣大埔鄉民代表

竹仔厝

Bamboo-house

文

林令娟

萬物議會

大埔版

曾經

人們用熟成壯實的刺竹及木料做成我的骨架

還用竹編夾泥做出我的身體

還有枯黃稻草般或者厚重的黑瓦頭髮

那時候我剛出生

我喜樂分享了初生嬰兒的油飯與紅蛋

我驕傲展示滿滿一面品學兼優的獎狀

我害羞緬靚見證大紅雙囍的有緣人

我崇敬榮幸參與福壽無雙的生辰壽誕

那時候我正年輕

後來

出入的人變少了

因為青壯年離開外出奮鬥去了

五代同堂不見了

因為隔代教養及獨居雙老出現了

我厚重的黑髮沒機會變白

因為早早換成了紅色的鐵帽

身體也出現了病變

因為蟲蛀腐朽不斷地侵襲

那時候我開始年老

還記得水庫竣工的那年

我的身體被拆解分割成數片

被人們一道道搬到新的聚落

人們給取了「扛厝一條龍」的口號

其實我不在乎座落在哪裡

舊的村莊或新的街區都一樣

其實我更在乎的是



離開的遊子什麼時候回來

讓我能真實的好好迎接他們

而不是只能

活在他們的記憶中或泛黃的照片裡

那時候我已頹敗老去

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

人們會願意用更堅固的材料

幫我更換退化的骨架

願意用更環保又自然的材料

粉飾我的身體

而我將用最大的熱忱來迎接這群迴游的魚兒、北返的燕子

那時候我將獲得重生

林令娟

茄苳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麻竹筍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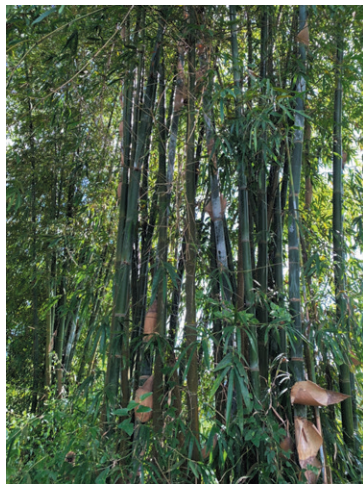
文

王晨雯

萬物議會

大埔版

我是居住在嘉義縣大埔鄉山區的麻竹筍，自從興建曾文水庫後，大部分的農地均被水庫所淹沒，大埔鄉民可以耕種的面積很少，靠山吃飯是生活唯一的一條道路，我也是筍農的經濟來源之一。這裡的氣候濕潤溫和，非常適合我。不僅氣候適宜、空氣清新，未受汙染的土壤品質也對我的生長有極大助力。在地筍農以自然粗放的方式，不使用農藥、化肥，選擇最天然的農法栽種。種出來的不僅品質佳、風味好，還能保護這片大自然恩賜的土地，使得寶貴的資源得以永續經營，是留給後代子孫最好的禮物。我盛產於每年的七月至九月，產量為全國之冠，不僅深受民眾歡迎，更外銷到國外。採收我必須在凌晨太陽還未出來時，筍農在山上採取我後，就地馬上



剝葉、去雜、蒸煮，然後撈起放在竹圈裡，讓我自然發酵兩個星期以上。每年十月至十一月，正是我被製作、做日光浴的時期，家戶庭院佈滿金黃色筍乾，成為特殊景觀。因為以前的人生活節儉困苦、物資困乏，不像現代有冰箱或其他技術可以保存食物、延長食物的食用期限，而必須將難得收成的筍類，透過醃製成重口味的醬筍以利存放。身為重量級的我，每個筍友都要敬我三分，只有聳張的綠竹筍，產季撞期就算了，大家還一直把我跟他搞混，一定要好好澄清一下。彎彎的綠竹筍走現煮鮮食路線，我因為纖維較多，常製成筍乾、桶筍等加工品。如果想吃鮮筍，挑長約30公分、碗口粗、拿起來沉甸甸的最好。

王晨雯

和平社區居民



一直以來，我有我偏愛的氣候環境，氣溫16-22度，降雨平均2000公釐，比較濕潤的地方，是我最理想的生長環境。大約是在亞洲大陸的南方，人類在一千多年前發現我。從亞洲開始，我廣泛傳播到整個地球上，特別是十六世紀的大航海時代，荷屬東印度公司的船從亞洲把我帶到了歐洲，變成一種上層階級的高級飲品。

在台灣這塊島上，最早對於我的記載也是在荷蘭時期。我本就生長在這裡的山區裡，被稱呼為野生茶。本來在這座島上種茶，就像種菜一樣，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種給自己享用，但是，因為歐洲人太愛喝茶了，在1860年時，有位英國人叫約翰·陶德（John Dodd），發現這個島的環境很適合我，就從福建引進了更多我的變種。這大概是我開始從這座島上透過海洋散播出去的開端。

後來我開始在島的北部蔓延，特別是日本時代，因為透過我會獲得大量的收益，那個時代的甘蔗、樟腦與我，是日本政府的殖

產政策下不斷被改良的物種。我跟相思樹很像，開始散布在台灣許多山區。越來越多人種植採收，像現在這位幫我代言的客家妹，她的家族就是位在苗栗南庄丘陵地的茶農。

在這條溪的上游也有很多茶，稱為阿里山高山茶。以前大部分的我都被銷售到國外，特別是美國。後來其他國家也開始大量生產，你們這邊國民所得提高、人力成本變高，覺得大量種茶不符合經濟效益，就不再把我當作出口的重點貨物。1980年代，你們開始研發品質更好的茶，在一段時間的島內調查之後，發現更寒冷的地帶會讓我的產量變少但品質更好，所以開始有了高山茶。

我來到曾文溪上游，也是遭遇了一些的助力與阻力，畢竟我生性敏感，本來就不是可以隨處生長的物種。這裡的天氣對我來說有點不適，冬季時降雨太少，但你們研發了儲藏水資源的灌溉系統。還好這邊的土質比較多是崩積土、黃土、紅土，土質偏酸性，還滿適合我的。雖然，這裡

的土地以往是國家的林班地與保留地，所以能不能種我在一段時間裡是有爭議的。但無論如何，自從美援時代建築的麵粉路，也就是169縣道、大華公路，以及1981年的阿里山公路開通之後，這些便利的運輸系統，讓我開始在此地蔓延。

不管是野地、外銷時代的丘陵地，還是現今的高山區，我的存在樣貌只會越來越複雜，這一切要歸功於人類，把我隱藏在基因中的突變性，一次又一次地召喚出來。

黃滌瑩

現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生。長期關注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與相關於原民場域之實踐行動。文章與主編之專題散見於《藝術認證》、《藝術觀點ACT》、《Pulima Link》



我曾經駐紮在雲嘉南平原，日本殖民時期在臺灣中部和南部有大規模的種植，植物果實內含有棉纖維和種子。棉籽透過土地的滋養與水源的灌溉，種植後通常需要七週左右才能生長成熟，盛花期為期三週，而棉鈴的生長期則需45至60天。最後被包覆在綠色的棉鈴果殼裡，臺灣的收穫季節通常在每年的末幾個月，當我逐漸成熟長大後，每顆棉鈴平均含有約五十萬根的棉纖維，當我脫掉大衣，就是你們看到那尚未經過加工的我。

不同的土壤和氣候環境種植出的棉花品種、纖維長度與顏色會不一樣，臺灣的品種為草棉，五十多年以前從雲林到臺南都有我的足跡，多到有6000甲地（一甲3000坪）。1970年之前，那時候因為臺灣紡織工業正在起飛，所有棉花採收後都直接運到紗廠抽紗，再外銷賺取外匯，然後次棉才拿來做棉被。當時做手工棉被的師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從將軍苓子寮出去，在他處落地生根。

我被人類經過雙手採收、加工處理，但是臺灣工資太高，種植我們的成本大概比進口的棉花要再多兩倍的價格。現在國外大多用機械採收，中盤商跟貿易商叫貨，貿易商幫忙辦理進口事宜，貨物進來臺灣之後再批發給工廠，然後工廠就能生產。臺灣的貿易商有很多家，做棉被所使用的棉花，只是全臺灣進口棉花中的九牛一毛。棉花也有在做期貨，訂貨後跟實際運貨來的價錢也不見得一樣。

我其實樸實無華，成分幾乎為純纖維素，並含有微量的果膠、蛋白質、蠟和脂肪，若經過打軋、梳理和滾棉後，可用於紡捻紗線，兩股或多股以上的棉紗絞扭在一起後，可構成更為堅固的棉線，就可以再被拿來織布，或加工化身為其它身分，背負著與人類觸覺感知及生活親密相處的重要任務。

我覺得自己很幸福，能隨心情有百變造型，只是需要很多時間著裝，如藍草靛染讓我變成熱門的丹寧布商品，或是鋪成棉被陪

伴你們進入夢鄉，抑或和竹葉一起擁抱糯米、花生與豬肉成為受歡迎的食物。但是有時候我很無助，因為足夠製造生產一件T恤的棉花需要用到27000公升的水，這足夠供給一個人兩年半飲用水的份量，耗費資源被產出的我，因為大量生產而逃不了被送往垃圾廠的命運，運氣好的會被回收延長生命的價值，運氣差的就成為快時尚的共犯、環境污染的幫手。甚至我也成為迫害人權的罪魁禍首之一，仰賴大量勞動工時的新疆棉就是維吾爾人被迫勞動下的產物，大規模關押、洗腦教育與酷刑虐待等不人道的人權爭議，都成為人類加諸在我身上的罪行。

康雅筑

複合媒材跨領域藝術家，以纖維織線的軌跡做為思考的路徑，透過田調、文獻與提問來找尋立足當下的位置，進而回視自身文化背景的特殊性與差異性來認識所處的當下。作品涉及雕塑、現地裝置、環境藝術、織品、繪畫與聲音錄像等

石頭上的魚吻

Pa'momea

萬物議會

大埔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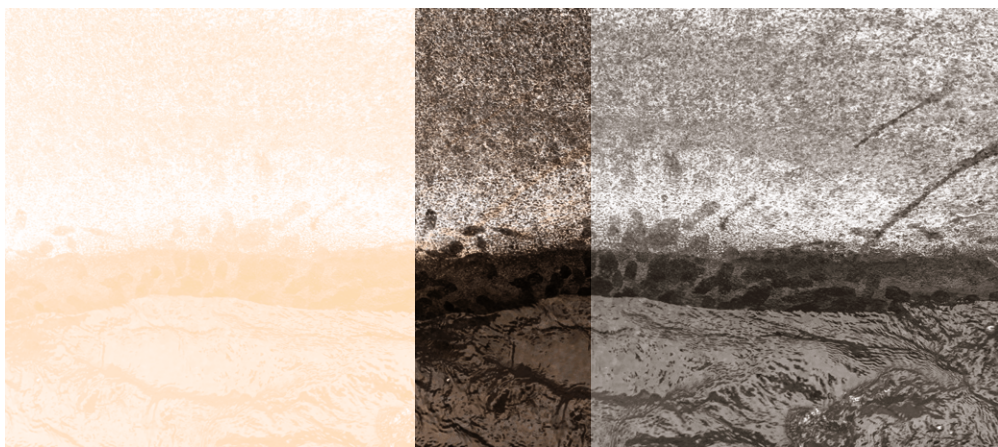
口 述

巴蘇雅·亞古曼
(Basuy'e Yakumangana)

整理 ————— 陳冠彰

以前我們看這條溪流有沒有「yosku aulu」(鮎魚)，會先看石頭上面有沒有「pa'momea」(石頭上的魚吻)，透過「pa'momea」我們可以判斷這條河是不是健康，魚的大小、種類，是不是可以拿了。如果說沒有「pa'momea」就不會去抓魚。「ciou」(石賓魚) 留下來的「pa'momea」跟「yosku au'lt」(鮎魚) 是不一樣的形狀。

只有在秋、冬的時候「pa'momea」才會很明顯，夏天的時候因為有大雨、大水，「pa'momea」就會不見，會被水流走。因此「pa'momea」開始出現後通常就是水量變少，時節入秋到冬這時候開始就是適合漁獵的活動，例如放「yungu」(魚筊)、毒魚，早期這些漁獵活動通常是整個家族會一起做的事情。



石頭上的魚吻。攝影—陳冠彰

巴蘇雅·亞古曼 Basuy'e Yakumangana

鄒族獵人

鵝卵石

Gravel

文

那高·卜沌
(Nakaw Putun)

萬物議會

大埔版

我是一顆從山上來的鵝卵石。起初因為地殼運動及風化作用的自然因素逐漸從岩石崩落下來，從此開啟了我一生的冒險旅程。千百年來祖先就是從上游順著河水滾落至中下游，在經過長時間水的沖刷，最終流向大海形成圓溜的鵝卵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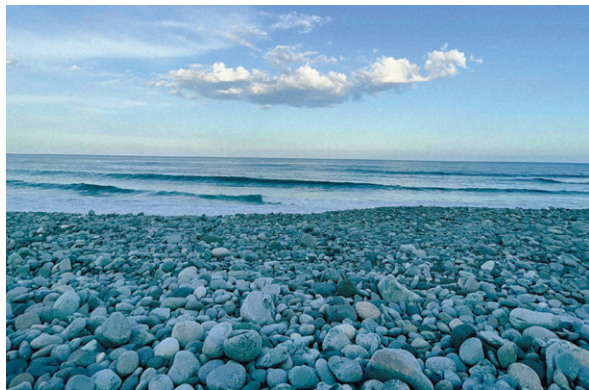
我剛從山上下來時就遇到一些石頭玩伴，原來又粗又大的我們，最喜歡在河水裡嬉鬧、舞動、和相互磨擦碰撞，也最愛在敲擊過程中共譜水的聲響樂章，

經年累月不斷地碰撞會把身上的稜角漸漸磨光，也在滾動到各地的過程中留下美麗的印記和記憶。

我們所到之處，水流時而寧靜，時而湍急。當水流緩慢，我們會休息一下、停留在溪水裡，成為洄游生物的產卵場、矽藻的住家，或是成為苦花魚的開心農場，在我們的身上留下一道道食痕等；或有時候會來到河岸邊，曬曬太陽吹吹風；下一秒，又會因為洪水來襲，大的或重的石頭會被河水搬運到較近的地方，小

的或輕的石頭則被遷移到較遠的地方，雖然我們暫時分開，最終還是會在大海相遇。

但是有一天，我被又高又大的石牆圍困住了，已整整50年的時間。我已想念河水沖刷及石頭相互碰撞的旅程，我想念到新的地方和不同物種做朋友，但是我也知道，總有一天在自然力的衝擊下，我又能和古老的山石一樣，和石頭玩伴慢慢滾動到大海的懷抱，成為一顆顆剔透圓滑的鵝卵石。



那高·卜沌 (Nakaw Putun)

花蓮Makotaay港口部落的阿美族，現為原住民藝術平台Wata創辦人、文化部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及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生

在非人存有的旁側訴說 記「水國大埔・萬物議會」 的思想交纏與表述政治

萬物議會

大埔版

文

王聖閔

Speaking Nearby Non-human Beings:
Notes on the Entanglement of Ideas and the Politics of Articulation
in the "Dapu the Watertown and The Parliament of Things"



萬物議會現場。攝影／林彥翔

｜多邊談判：物種與非物種的 相互詰問

特地選址在曾文溪水庫集水區附近、大埔湖濱公園旁邊的歐都納山野渡假村，「曾文溪的一千個名字：2022大埔水鄉藝術行動」的藝術家和策展人們攜手

「NEXT—台新藝術獎二十週年大展」的工作團隊，於2022年11月5日晚間共同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的「水國大埔・萬物議會」（以下簡稱：大埔版萬物議會）。以大埔的水域環境向四周輻射而出，這場重新審度「人」與「非人」（non-human）之共生關係的

思想論辯，一口氣將水庫的興建歷史、在地聚落的變遷、溪流諸生態的命運、國土保育的政策規劃，以及藝術行動與倡議的方法論思考全數勾連在一起；而前來參與「2022 Mattauw大地藝術季」的一般民眾、藝術工作者、各領域專家學者也被拉聚在一個不斷

擴延的話語共振網絡中，交換彼此的價值觀、行動觀，甚至是宇宙觀。

此次萬物議會由龔卓軍和高俊宏共同擔任議長，邀請背景殊異的行動者擔任特定物種／非物種的議員，為其所代言者的存在處境積極發聲。這些由四面八方齊聚一堂的議員包括大地藝術季的參展藝術家、策展人、評論者、在地社區居民、市民代表、NGO團體召集人、人文地景作家、鄒族獵人，以及水利及海洋工程研究背景的學者等。同時，依據物種／非物種彼此之間的鄰近特質與潛在的敵我關係，議會現場佈置成多邊談判的空間態勢，劃分為三個陣營：「A、從

水庫出發」(議員有：水庫、河階、洪水、淤泥、曾文溪口濕地、爬岩鰍)、「B、昆蟲動物人」(議員有：小黑蚊、山麻雀、青隕蛇、人、嘉義農場、竹仔厝)、「C、經濟與生態」(議員有：麻竹筍、茶、棉花、溪流石頭的青苔、鵝卵石)。眾人依序發表一份形式不拘的講稿，有的議員選擇採取第一人稱的擬人化(anthropomorphism)話語、有的直接訴諸嚴謹的科學知識和論據；有的透過生活化的故事在表述者與被表述者位置之間靈活穿梭，有的則是拋出充滿象徵謎趣的哲思性文字。在完整表達各自立場之後，每一位物種／非物種議員都必須展開相互詰問，並且

針對他人的質疑提出自我答辯。

由上述的陣營劃分設計可知，此次大埔版萬物議會的核心精神已經與其概念原型——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所提出的「物的議會」(Parliament of Things)略有不同。在過去，人們對此倡議形式的一般印象多半停留在「去人類中心」的絕對主旋律，以及如何藉由思辨和想像賦予「物」(非人存有)自我表述的能動性。但就我的觀察，11月5日現場的實際演繹更加著重在各方物種／非物種視角的平行併呈，刻意保留彼此觀點之間的衝突張力，並且藉由訴說自身存在背後的關係性連帶(或者出於現實環境的必要之



A、從水庫出發。攝影—林彥翔



B、昆蟲動物人。攝影—林彥翔



C、經濟與生態。攝影—黃玟臻

惡而形成的共同承擔網絡)，進一步召喚他方陣營的感同和價值挪移。簡言之，在全球氣候變遷與人類世論述的反思大旗下，人的觀點和立場確實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此次萬物議會自然也不例外。但這並不意味著，在一場專為非人存有保留席位的「自

然政治」(Politics of Nature)^[註1]的思想擬構實驗中，只能夠留下「物」的獨白，而所有攸關人的生存考量與人文關懷都必須抽走。如此的誤解，不但有可能簡化萬物議會的實質意義，同時也可能扁平化當代生態調研暨其訴說策略的真正潛能。

正因為納入屬於人類聚落和經濟生態的代言者群體，議事現場實際形成的話語連線及結盟態勢，遠比「人／非人」、「文明／自然」、「主體／客體」的二分架構更加錯綜複雜。議員們或是合縱連橫、同聲一氣展開呼籲及批判，或是藉由提出異議，試

圖動搖彼此原先認定的立場劃分。換言之，為了深化環境議題的複雜與困難，此次萬物議會的發言內容極力避免落入想當然爾的政治正確表述，同時也沒有流於泛道德化（但往往空洞）的悲情控訴。特別是在議事下半場的交叉討論中，吳瑪悒老師所代表的「人」，以及擁有水利工程專業知識背景的藝術家陳伯義所代表的「水庫」，稱職地扮演接受自然物議員們猛烈質詢的「反派」角色，一方面不悲不亢地表達人類文明的內在需求和欲望，另一方面也捍衛水庫建設的諸多好處。於此同時，代表「小黑蚊」、「山麻雀」、「麻竹筍」、「茶」的議員，大膽表明與人類社會之間難以分割的共生關係，更是進一步拉抬整場討論的意識形態張力。

另一方面，代表「河階」的議員楊宏裕老師為大家補足地層構造、流域變化的科學知識，並且點出文明聚落的生成地點及其範圍擴張都必須有所節制；代表「洪水」的議員廖桂賢老師以雄辯且富感染力的口吻，指陳人類社會對洪水的污名化傾向（特別是新聞報導中的慣常用語）不僅暴露人類中心主義的思考盲點，同時也不易擺脫「災害整治」的僵化視角，繼而找出與自然力量的共存之道。前述兩位的發言，獲得包括我在內（此次我以「曾文溪口濕地」的身分參與其中），「淤泥」、「爬岩鰍」、「鵝卵石」議員們一致的贊同與附和。這是因為，如果我們願意承

認一切萬物自有其能動性，那麼以「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為導向的行動思維便是一種傲慢。同理，如果自然地景的改變有其遠超出人類文明時間尺度的運作邏輯，那麼面對它的力量佈置形式，意即它的一切增長、消散、沉積、擴延、移轉、驟變……，人類不應流露出一居為建造者、治理者的蠻橫無知，而應以一位後到者、學習者的謙遜姿態，嘗試與之共生。

｜感覺介面、情境知識，以及話語佈置的政治性

整體而言，大埔版萬物議會除了邀集當地住民與藝術工作者參與，也包括現場旁聽的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學生，以及線上直播的匿名觀眾的踴躍發言，將更多針對流域物種、國土規劃、社區基礎建設的尖銳議題帶進場內。無論規模還是參與人數，都較先前幾次議會更為龐大，同時也更加正式。就其形式面觀之，有別於先前的議會皆是拉到域外之地進行（六龜警備線、宜蘭礁溪跑馬古道、達邦部落傳統家屋、曾文溪上游「福山壩」旁側），此次於歐都納山野渡假村的大廳舉辦多了一些向外界正式展示萬物議會操作方式的潛在意味。也因此，對第一次接觸這般刻意擬構「物之思維」的觀眾來說，大埔版萬物議會在調性上或許更接近某種劇場演出。當然，聆聽完整場論辯之後，觀眾立刻會明

白這種話語構造機制其實無關乎「搬演」或「摹仿」——毋寧說，這主要是奠基在不同成員專業訓練、生活經驗之上，自然而然形成的言語交鋒及價值碰撞。其過程處處是機遇性的思緒纏繞，或者言語聲響臨場交會的靈光。即使相同成員再聚首一次，恐怕都難以「重演」。

值得一提的是，議事規則雖然要求所有出席議員，都必須針對席間觸及的艱難議題提出「解方」，但本次萬物議會的討論既未囿於藝術季的有限時間尺度，也沒有驟下斷言。相反地，諸多討論軸線皆保持在某種「懸而未決」的態勢，將思想激盪的動能綿延，寄予下一次議會所展開的「人」與「非人」的共治揣想，並且重啟另一輪物種／非物種之間的邊界挪移和再協商。在此，作為一種特殊的話語佈置機器，萬物議會的重點不在於肯認某種虛設的同一性（identity），更不在於塑造大一統幻象的「反省之場」（我們皆在同一顆星球上），而是很實際地透過生命故事和地方知識的交換、在地人和外來者的對話（或對質），以及表述語言和觀察經驗的重新編織，繼而啟動一種朝向差異化思考的感覺介面。就此而言，作為另類的磋商形式，萬物議會的關鍵不在於給予任何形式的結論，而在於激發嶄新的行動與思考節點。換言之，其進行方式可以因應不同背景的成員重新設計：一方面，它能促成政策制訂者、科學家、文史工作者、藝術行動者之間的跨

域對話社群。另一方面，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藉由相當程度的角色扮演，獲得議會對質形式中才可能引動的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

我們必須大膽承認，這些情境知識終究是為人類而生的，旨在探索人與世界之間更為敏銳、纖細且自省的行動模式，而不是虛妄地以為人真的能為萬物代言，或存在某種超然的非人訴說視角。因為歸根究底，假想一種以人類語言作為核心溝通媒介的話語佈置機器能夠企及「去人類中心」的終極目標，這不僅在邏輯上是矛盾的，甚至可能是不夠誠實的。而糾結在「如何賦予『物』能動性？」的技術性問題上，反而會讓我們無法把握住問題的真正核心：代議模式必然涉及的話語再現政治。

在大埔版萬物議會中，藝術家劉玗以「青暝蛇」的議員身分宣讀了一篇文章靈動、充滿詩性的講稿。初讀其字面義，她只是藉由極其曖昧的意象在描述一隻青蛇的淒楚身世，猶如某個民謠傳說裡的悠遠神靈。但「青暝蛇」實際上並不是蛇，而是臺灣早年開墾拓殖歷史中，先民對於曾文溪的河道變遷始終捉摸不定的一種表述方式。這種詩性語言固然突顯出人類對自然現象的豐富想像力，但同時也容易讓我們忘記，神話敘事背後的符號化操作總是隱含著再現性思維的潛在危險，意即一種自詡為萬物立法者、意義賦予者的權力位階之幻象。劉玗的講稿無疑是一篇精彩的文學性書寫，甚至頗能與她廣受好評的錄像裝置作品《假使敘述是一場洪水》的創作脈絡相互呼應。不過在此，其價值主要不是藝術家個人洞見的展現，而是刺激我們進一步思考，究竟何種訴說者位置，才能保有對於話語再現（及其政治性）本身的高度省思？

反再現：朝向一條索引性、觸覺性的真實道路

2020年，拉圖在一場線上演講中回顧了「物的議會」，試圖闡述這個概念在當代社會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其中一點即是針對它原先所假定的話語權力位置而來。^[註2]簡要地說，人類往往相信自己始終處於一個優勢位階上，意即能夠「授予」其他非人存有某種權力。如今這項預設看起來是無比虛幻



龔卓軍和高俊宏共同擔任本次萬物議會議長。攝影—黃玟臻

的，因為世界的新變局已向我們證明，非人存有不但不需要等待人類的權力分授，反而以更激烈的方式展現在地球的整體環境中，它們本來就佔有一席之地。譬如COVID-19病毒的全球蔓延即是如此，事實上是它「允許」了我們人類可與之共存，而非相反。

如果將時序拉回到九〇年代，「物的議會」最初的设计主要是為了鬆動現代性「憲章」所強加的僵化分類系統，特別是「物—我」二分架構的侷限。而就環境議題之推動的現實面而言，「物的議會」與其說是為了給予自然萬物發聲的權力，不如說是讓科學家能藉由此一話語形式成為物的合法代言人，並且暢所欲言。對此，社會學家斯科特·拉許（Scott Lash）很早就透過對拉圖理論的深度解析提醒我們，現代性框架從來都不只是知識論或分類模式的問題，因為它們總是攸關政治再現／代言（political representation）。^[註3]而為了要對抗這種再現，我們必須成為緊跟著萬物蹤跡的「尋路者」（pathfinder）或「追蹤者」（tracker），藉此以一種「非再現的索引性秩序」（an indexical order of non-representation）取而代之。如此以「物之蹤跡」為導向的新秩序「…無關乎線性敘事的再現，甚至也無關乎非線性敘事所問題化的再現課題。相反地，它只關乎再現的無關緊要（irrelevance）：敘事的無關緊要。」^[註4]換言之，對一位尋路者或追蹤者而言，描繪萬物的動態網絡只需要依循一條純粹索引性的、觸覺性的道路，使後人能夠走入其中。

正如同獵人在面對山林溪谷時，重點不在於為自然事物強加意義，因為光是確立方位（orientation）本身就具有深刻意義。據此，他的行動其實與圖像學（iconology）的解析無涉，而只與製圖學（cartography）的大地／世界測繪有關連。

從今日的角度觀之，拉許堅決拒斥再現，倡言以痕跡（trace）取代象徵（symbol），以索引（index）取代圖像（icon）的嚴厲態度，其實並不難理解。一方面，就符號學的角度而言，唯有索引性的表意行動才能保持與現實之間的緊密連繫，不至於掉入能指碎片的拼湊遊戲。另一方面，當代的再現政治早已浮現更嚴峻的危機。特別是在一個後真相與假新聞氾濫的年代，連科學語言也備受各式陰謀論的侵蝕威脅。以至於常見的現實情境是，人們往往不覺得全球氣候／生態論述所欲喚起的議題是真正值得付諸行動的，直到災難真真切切地降臨在他們眼前。（正如同在疫苗陰謀論的籠罩之下，COVID-19 都會被人們視為假，繼而錯失回應現實事態的真正良機。）倘若如此，究竟該如何召喚人們的感同，並且激發具體的行動和改變呢？

順此理路，我們或許會推導出一個頗為悲觀的思考方向：當嚴謹的科學論述和代議政治機制都會因為難以抵擋假新聞、認知作戰、演算法屏蔽

的惡性編造技術，徹底喪失信任生產（production of sincerity）的基本功能，那麼訴諸「物的議會」的擬構策略會更好嗎？藉此話語構造機制來創造一個「人」與「非人」都能平等共議的政治性空間，會不會更難取信於人呢？不過，正如同拉圖在演講中並未放棄虛構（fiction）的力量，並以荷蘭實驗性組織「物的議會」於2018年發起的「北海大使館」（Embassy of the North Sea）十年為例，期待這種物的法人化議題能幫助我們重新斟酌人類與非人存有各自的權利界線；如今甫於臺灣紮根的萬物議會機制，當然也有必要持續探索它的論述生產潛能。我們仍需要探問究竟何種訴說者位置，才能幫助我們抵禦再現政治的潛在危險？而何種物之思維的另類表達，才不會落入擬人化敘事的無止盡堆砌？

｜Speaking Nearby vs. Speaking About： 兩種訴說者位置

關於這點，越南裔學者、影像工作者鄭明河（Trinh T. Minh-Ha）在九〇年代的反省仍很值得參考。她從紀錄片必然觸及的「拍攝者—報導人」的知識生產暨倫理關係的問題出發，指出傳統的影像民族誌總是假定由步入異文化的外來者提供文化的



大埔版萬物議會所有參與者合照。攝影—林彥翔

全局觀，而在地報導人則負責展示生活細節，表達特定的情感和聲響。如此的再現關係無疑是充滿問題的。因為這種武斷的劃分同樣預設了：(1) 說話的權力需要被賦予。(2) 報導人的主體性需要外來者賦予。這兩點都有固著化觀察主體與客體之關係的危險性。

據此，鄭明河倡議一種以「非直接語言」(indirect language)為導向的訴說者位置，主張應有一種訴說模式並不會輕易對象化任何事物。所謂的「述說」(speaking)不應為了指認某個他者，假裝它與訴說的主體保持距離，並且總是在訴說的當下缺席；一種反映其自身的訴說可以非常貼近主體，卻不會擄獲它或搶佔它，而僅僅是提供許多開放性的「轉換時刻」(moments of transition)。這種非直接的訴說者位置，她稱之為「在旁側訴說」(speaking nearby)，視其為真正的詩性語言的根本形式：

因此，說一個人選擇不是談及 (speaking about) 某物而是在某物旁側訴說 (speaking nearby)，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因為事實上，這並非透過口說構成的技巧或宣言。這是一種生活中的態度，一種將我們放在與世界之關係中的安置方式 (positioning)。^[註5]

依據鄭明河的建議，「在旁側訴說」一方面是基於話語權力的深刻反思，籲求訴說者與被訴說者同處於一個平等的位階，甚至在共同在場的前提下成為彼此的觀察者與書寫者。另一方面，在擺脫單

方面的再現、詮釋、解析及表述之後，既有的話語權力關係才有可能鬆動（不再只有特定的人能訴說），而真實的表述方式／生活態度也才會隨之浮現。

若是從此一角度來設想萬物議會，那麼「在旁側訴說」不再是指與某個族群共同發聲，而是在審度人與自然之關係時，採取一種既不高於物，但也不低於物的平行姿態，是人與非人存有的眾聲喧嘩。但這意味著，議會代表們除了必須不斷靠向山河變遷的原初場址，提取其場域特定性的內在張力（如同我們在陳伯義「地質紀念碑」系列中看到的），同時也必須藉由不斷地走向物、步入世界的深處，進一步追索、指認、測繪人與非人存有之間的相互依存網絡。在其中，不只是人能表達物的蹤跡，物當然也可以反過來呈現人的蹤影，使得萬物議會不會淪為單方面的「萬物劇場」。終極而論，如此「互為追蹤者」的倫理關係不僅僅是破除再現政治的關鍵，同時也可能是一種更為理想的世界圖景。

就此而言，萬物議會的一次次策辦，在警備線、在福山壩、在水庫旁，有一種強烈的推進之感，帶有堅定的「尋路者」意味。那確實是一種「在物的旁側述說」的姿態，不停地一邊追索世界的流變軌跡，一邊捲動各種思想團塊，把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帶向那些能夠激發嶄新的大地測繪形式的關鍵場址——也許這就是屬於我們這個年代思考「外邊」如何可能的重要途徑（真正意義的avant garde），一種我們據以在世界中自我安置的有效方法。

註釋

- 1 這裡所說的「自然政治」即是源自拉圖的一本書名。Bruno Latour,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trans. Catherine Porter,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 這場線上演講為荷蘭奈梅亨拉德堡德大學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 所邀，於2020年11月23日舉行。全程演講內容請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F9gbQ7iCs>，2022年11月30日瀏覽。
- 3 Scott Lash, *Another Modernity: A Different Rationality*, Oxford, Malden: Blackwell, 1999, p.312.
- 4 Scott Lash, *Another Modernity: A Different Rationality*, p.338. 粗體為拉許的原文所強調。
- 5 Nancy N. Chen, "Speaking Nearby": A Conversation with Trinh T. Minh-Ha, *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 Vol. 8 No 1, 1992, p.87.

王聖閔

藝評人，現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當代錄像、行為表演及身體性創作；關注當代加速度政治下的生命政治課題，聚焦於科層機器對身體行動和耗費模式之影響，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持續反思在地藝術理論的生產與擴延。文章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藝術家》、《現代美術》，以及台新藝術獎「ARTalks」網站